

話浪漫

訪車傳鼎老師談台大師長

◎李明哲

浪漫，是個令人著迷的字眼，是可讓人枯室獨坐而玄想得滿嘴掛笑的意境，而大學想像中就應是個浪漫得不得了的地方。但是，可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問：大學怎麼是這個樣子？浪漫，那裏去了？

我們對於目前的大學生活不甘心，我們對於失落的浪漫大學生活心存遐想。於是，我們訪問了度過四年公認爲浪漫大學——台大的車傳鼎老師，聽聽他的浪漫，再重新反省思考，定位我們自己——中興大學——的浪漫。是的，身爲訪問者的我於一席話後感慨良深，對於「浪漫」有了新的認識。

一談起老師的大學生活，老師似乎又回到那舊情綿綿的大學時代，勾起那令人眼神爲之一亮的無悔青春。但令人爲之肅然的是——老師首先感受到的浪漫，居然是回憶起大學的老師，而不是五花八門的活動。

□□□

我們那時的老師有兩大特色：一是年齡很大，二是鄉音很重，因爲那時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大都是從大陸上來的。

在諸位師長中，徐子明先生的年齡最長，與先總統蔣公同年生，也同是浙江人。徐先生是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博士，於民國四年至北大任教。他不喜歡北平人說話所發出的「

出、夕、尸、日」翹舌音，更不喜歡學生們叫他老師（尸），他說老師就是老家，規定學生稱呼他徐先生。

徐先生對中國舊文學造詣很深，反對胡適、陳獨秀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更反對白話文。他說白話文就是說話，說話還要學嗎？徐先生課堂常常罵人，挨罵最多的要算胡適，他曾寫了「胡適與國運」、「胡適叢談」兩本書。

台大的傅校長、錢校長都是徐先生在北大教過的學生，當然也是課堂上被罵的人物，他說傅校長上課時常打盹，選的一門課，上下學期都是不及格，錢校長也是不求上進，做了幾年校長，所學的化學全都忘光了。他罵的這些北大出身的學生，正是我們的校長，我們也只有靜靜地坐著聽他罵，絲毫不敢提出抗議。

徐先生對我們選他的課的同學倒是非常親切，非常客氣，這並非因爲「後生可畏」，而是由於我們還不具備被罵的資格。不過，有件事情必須牢記在心，就是只能稱「先生」，不可叫「老師」，否則也會被痛罵一頓。

因爲徐先生喜歡罵人，系上的先生都「勸阻」同學不要選他的課；有一年，選課的只有一人，又是外系的學生，徐先生就叫這個學生到他家裏去上課。

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是湖北人，身材高大，早年留學

英國，輪開西洋上古史、西洋文化史。沈師從不帶講義，也不介紹參考書，更極少寫黑板，所以學生只能記下大綱，課後再找些書來看。沈師鄉音頗重，聲調又低沉，上課時大家雖靜靜地傾聽，但仍不容易知道講什麼題目，像是走在雲霧裡。

沈師平時到校較晚，三節課分別排在週二、四、六的第四堂。正午時分，傳鐘響起，也正值沈師精神最好的時刻，同學們雖已飢腸轆轆，但卻沒有人收拾筆記，一副要下課的樣子，大家仍靜靜地傾聽沈師講課，少則十餘分鐘，多則半小時，每節課皆是如此。

沈師講課，天馬行空，滔滔不絕，外系學生來旁聽者很多。師母原是老師在大陸時所教過的學生，因景仰其學識淵博，故以身相許。

姚從吾老師開史學方法、遼金元史兩門課。曾任河南大學校長，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任教。姚老師也上了年紀，頭髮脫落了很多，剩餘的少許也已變白。姚老師身體稍胖，常著香港衫，上課時，右手習慣性的放在腹前，眼睛看著天花板。他是河南人，鄉音很重，再加上牙齒也幾乎完全掉完，有一部分同學就聽不懂他的話。姚老師上課時，常說的兩句話是：「兄弟是老馬識途」，「寫歷史要用第一手史料」。由於姚師的一再教誨，同學們將「用第一手史料」這觀念都牢記在心裡，也就受用無窮了。姚老師是將印好的講義發給學生，當他站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講課時，同學們因「有恃無恐」，有少數人會在下面「切切私語」，姚師從不加以責備。

夏德儀老師是江蘇人，時常穿著一件深藍色的長衫，走在校園裡，給人一種飄逸的感覺，每次上完課之後，身上的藍布長衫沾滿了白色的粉筆灰。夏老師開明清史、中國通史，雖教書數年，但據說每次上課之前都很認真的準備講義，



昔爲學子，今爲人師的車傳鼎老師。

他的講義是活頁的長長紙條（不是卡片），上課時，拿在手裡，逐頁講授。夏老師曾說，傅孟真先生任台大時，很重視教授們的教學，傅校長常在上課時，走進教室，坐在後排椅子上，聽教授講課，甚至提出問題，所以，每個先生都非常認真教學。傅校長尤其重視中國通史這門課，規定每一位資深教授都必須擔任一班中國通史，但在傅校長過世後，只剩下夏老師還堅守著這個原則。

夏老師喜歡抽煙，每當第一節下課後，總是留在教室休息，抽支煙，就有同學趁機問問題，或談些別的事。據說夏師母不喜歡夏老師抽煙，更不喜歡吸二手煙。所以夏老師在家裡要吸煙都不能讓師母看到。有一次，師母坐在家中聽來陣陣的煙味，就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將一些水由窗戶潑進房裡。不久，夏老師走出來說：看看天上沒有什麼雲，奇怪，忽然下了一陣小雨；師母也說道：剛才從窗戶裡冒出一陣煙，以爲是什麼東西燒着了，就潑了一些水，還好，將火救息



了。

在諸位老師當中，傅樂成老師是比較年青的一位，剛過不惑之年。他生長在北京，國語非常標準，教秦漢史與隋唐史，所以，選他課的有很多是外籍學生。傅老師是晚睡早起的人，夜晚南洋史研究室的燈亮着，一定是他在看書，據說天亮他才回宿舍睡覺，中午才起床，課都排在下午。

傅老師也喜歡抽煙，同學們到研究室或到宿舍找他聊天，他都是一支接一支不停的抽，當然同學們也吸了不少的二手煙。大家常喜歡找他聊天的原因，是因為他會看相，請他看過的人都說看得很準。我也向他學會了一技，就是看人的耳朵，可知此人父母的命運。

傅師學歷史是受傅孟真校長的影響，實際上偏愛文學，尤好唐詩，上課時，偶而也會朗頌一首，「不信彼時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就是傅師介紹的武后作品。傅老師因生長在北京，非常喜歡京戲，自己也會唱，在同學們的請求下，有時會清唱一段。

傅老師與興大歷史系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十年前，他曾來兼任系主任，後來又兼任文學院院長，系上年青的先生幾乎都是他的弟子門生，大家爲了表示歡迎之意及其他理由，都是聯合起來請他吃飯，他每次被請之後，總要回請，這樣請來請去，他來台中兼差賺得的錢都給大家「吃」掉了。每下餐後，總是找幽雅清靜的地方聊天。傅老師非常健談，他常談西南聯大的生活。總之，傅老師在台中的這段時期，是系上先生們都感到非常快樂的日子。師母留在大陸，老師來台後，沒有再娶。離開中興之後，身體一直不好，長年臥病在他那間既黑又有濃濃香煙味的日式宿舍，臥病期間，都由已畢業的學生服侍湯藥。

那時的老師雖然年紀很大，鄉音很重，但是都帶有一種讀書人的風格，無論是做學問的嚴謹或是其人格典型均是如

此，像姚從吾老師就是死在研究室裏。學生都非常敬重老師，所以師生感情也相當好。

□ □ □

此時筆者不禁想到西洋史的浪漫時代——搞神話，搞考古，搞解金字塔之謎——這種擺脫外在客觀環境限制，運用高度的生命激情，將腐朽化爲神奇、從平凡中開創出豐富寶藏的生命情調，才是真正的浪漫！然車老師的大學時代也正是如此嗎？雖然上課因老師年齡大、鄉音重，所得不是甚多，可是基於對老師人格典型的敬仰，對老師做學問態度的尊崇而產生的孺慕之情，因而抱著欣賞的態度上完一堂又一堂的課，這豈不浪漫？是的，這才是真正的浪漫。因爲人格典型、爲學態度等抽象精神的欣賞所需要的正是運用高度的內在激情來體會，我們並不認爲難堪了許多老師、批評了許多不滿、翹了幾堂課、背了許多講義而拿高分就是所謂的浪漫，這不是浪漫。設想當數十年後有人問起我們大學生活，有那些人格典型可以爲我們終生榜樣的老師？有那些爲學態度值得余心嚮往之的老師？有那些師生情感可溫暖一輩子的老師？有那些逸聞使我們點滴在心的老師？當我們無言以對時，這就是證明自己缺乏真正浪漫精神而暴露自己缺乏深度鑑賞力的無知！不要先抱怨的說沒這種老師？爲何不反省自己是否從內心深處真正浪漫地去欣賞老師呢？

是的，一些貌似浪漫的生命激動並不是真浪漫，那不過是生活的調情，是情緒的刺激。我們可曾深切的反問過：我們生命內心的真正的追求在那裏？一種貧賤不移、終生嚮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寄託在那裏？一個守身立命的真實存在不正顯得如此迫切嗎？如果你有，那大學四年不正就是任你馳騁的空間？不要再抱怨了，從自己內在生命的浪漫激情開始點燃吧！

□